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

(1994年1月10日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四号)

《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已由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通过，现予公布施行。

陕西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一九九四年一月十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以下简称《工会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

第三条 工会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依照《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

第四条 工会的合法权益受国家法律保护。

第五条 各级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应支持工会依法开展工作。

第六条 工会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履行各项社会职能,团结和动员职工群众,投身改革开放事业,努力完成生产、工作任务,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第七条 工会应密切联系职工群众,全心全意为基层、为职工服务,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工会应教育职工依法行使民主权利,通过各种途径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作用。

第九条 工会应对职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民主、法制教育和文化技术教育,提高职工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使职工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劳动者。

第二章 工会组织

第十条 工会各级组织按照《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建立。

第十一条 对建立工会组织的部门和基层单位,上级工会对组建工作要予以指导,有关方面应给予支持。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撤销和解散工会组织,也不得将工会组织合并或者归属于其他工作部门。基层工会组织因所在单位撤销而随之撤销时,应报上一级工会备案。

第十三条 各级工会组织依法建立女职工委员会,表达和维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和特殊利益。

第十四条 女职工委员会可设专职主任,也可由工会女主席或副主席兼任。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和产业工会机关专职工作人员的编制,由上级工会提出意见,与有关部门商定;基层工会机关工作人员的编制,由上级工会与基层单位依照有关规定商定。

第十六条 各级工会主席、副主席由民主选举产生,任期内应保持相对稳定,确需调整其工作时,须事先征得上一级工会的同意。工会主席、副主席缺额时,应及时补选,空缺时间一般不超过六个月。任期届满不再担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有关方面应妥善安置。

第三章 工会的权利与义务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研究制定涉及职工

利益的重大政策或措施时,应吸收同级工会参加,听取其意见。

第十八条 工会应协助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与同级工会建立定期的联席会议制度,通报政府的有关重要工作部署和行政措施,研究解决涉及职工群众利益的问题,并对会议商定的事宜组织落实。

第十九条 工会对基层单位和有关部门执行国家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实施民主监督,对侵犯职工合法权益和女职工特殊利益的问题,工会及其女职工组织有权提出意见,要求有关方面予以纠正。

第二十条 工会应帮助、指导职工与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体工商户签订劳动合同,并监督其实施。

第二十一条 工会可以代表职工与企业、事业单位行政方面签订改善职工劳动条件、生活福利待遇等内容的集体合同。

第二十二条 基层单位给予职工行政处分和经济处罚,应听取工会的意见;在作出开除、除名、辞退等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时,应事先将事实的理由通知工会,工会如有异议,可要求重新研究处理。如双方意见仍不一致,按劳动争议处理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三条 基层单位辞退担任工会委员职务的职工,应事先征得同级工会的意见;辞退担任工会负责人职务的职工,应事先征得本级工会和上一级工会的同意。

第二十四条 工会应派代表参加当地设立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法参与劳动争议协调和劳动争议处理工作。

第二十五条 基层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办事机构设在工会,主任由基层工会代表担任,依法主持本单位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第二十六条 工会组织应为职工提供国家有关法律和劳动法规、政策方面的咨询,帮助职工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七条 工会应协同劳动、卫生等部门参与新建、扩建和改建项目中有关劳动条件和安全卫生设施的设计审查和竣工验收工作。

第二十八条 工会应协同基层单位做好劳动保护工作。在生产过程中,工会发现违章指挥、强令工人冒险作业等严重危及职工人身生命安全的情况时,有权向单位行政方面或现场负责人提出解决的建议,单位行政方面必须及时作出处理决定;如建议不被采纳,在非常危急的情况下,可支持职工临时撤离危险现场,职工的工资待遇不受影响。

第二十九条 基层单位发生伤亡事故和其他严重危害职工安全、健康问题时,工会应配合劳动、卫生、公安、检查等部门进行调查,有权向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

第三十条 基层单位应遵守国家规定的劳动(工作)时间,不得随意加班加点。组织职工的加班加点每周累计超过12小时的,应事先征得工会的同意。

第三十一条 工会对涉及职工权益的问题进行调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予以协助,如实提供情况和材料。

第三十二条 工会对涉及职工利益的问题依法提出意见或要求处理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及时予以答复或处理。对侵犯工会和职工合法权益的责任者,工会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追究其行政或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工会组织职工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开展合理化建议、技术革新和技术协作活动。

第三十四条 各级劳动竞赛委员会的工作机构设在同级工会。劳动竞赛经费由同级人民政府或基层单位按有关规定拨付。

第三十五条 工会应做好职工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的推荐、宣传、教育、培养和管理。

第三十六条 工会教育职工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劳动纪律,树立良好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第三十七条 工会应办好职工业余的文化、教育、体育事业,开展文艺、体育活动,丰富职工的文化生活。

第三十八条 工会应积极开展职工之间的互助互济活动,做好职工生活困难补助工作,协助行政方面做好劳动工资、劳动保险和劳动保护工作,办好职工集体福利事业。

第三十九条 工会应关心离休、退休职工和待业会员的生活,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协助有关方面做好离休、退休职工和待业会员的管理工作。

第四章 基层工会组织

第四十条 基层工会依法代表和组织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形式,参加本单位的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民主协商。

第四十一条 对于不按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侵犯职工民主权利的行为,基层工会有权提出意见,并可提请有关部门和上级工会组织予以纠正。

第四十二条 企业、事业单位研究处理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应事先征求工会的意见,并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决定。

第四十三条 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会依法组织职工参加民主管理,维护职工行使选举、罢免企业管理人员和决定经营管理重大问题的权力。

第四十四条 依法应有职工代表参加董事会、监事会的企业,其职工代表由工会组织职工选举产生。

第四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会应与企业行政方面建立协商谈判制度,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

第四十六条 基层工会组织具备《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条件的,由县级以上工会组织批准成立后,依法取得社会团体法人资格。

第四十七条 基层工会的专职、兼职主席,按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政治和生活待遇。

第五章 工会的经费和财产

第四十八条 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依法按每月职工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向工会拨交经费。未拨交或逾期拨交的,上一级工会有权按有关规定通知开户银行代为扣收并加收滞纳金。

第四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为同级工会组织提供办公、住宅和开展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活动以及疗养和集体福利等事业的房屋、场地和设施。

第五十条 企业、事业单位和机关应为工会基层委员会开展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五十一条 国家和基层单位,拨给工会使用的固定资产,工会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

第五十二条 工会用自己资金兴建、购置的房地产、设施等资产和基层单位依法拨交给工会的经费属于工会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或挪用。

第五十三条 工会所有的财产、经费和国家拨给工会使用的财产,已被侵占、挪用的,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采取强制措施帮助工会限期收回。

第五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单位应鼓励和扶持工会组织积极兴办为职工和交通运输业服务的企业、事业,并提供必要的物质帮助。

第五十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工会及其所属事业单位离休、退休人员的费用,实行社会统筹,在社会统筹基金中支付;没有实行统筹的,由同级财政按有关规定支付。

第五十六条 侵犯工会财产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应承担民事责任;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在参与与维护上发挥重要作用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系列报道之二

黄河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工会在企业转换机制的情况下,始终发挥参与与维护作用,促进企业经营发展,做好职工的代言人。

黄河机电股份有限公司是我省最早实现股份制的企业之一。公司工会组织职工学习和讨论,不断明确股东会与职代会的区别,发挥职工实行民主管理主渠道的作用。

在改革过程中,公司工会提出与党政“同心、同向、同步”的指导方针。为顺应企业体制改革需要并使之配套,工会体制也进行了改革,由原来二级管理(厂工会和基层分会),改为三级管理(公司工会、分公司工会、基层分会),以推动公司工会独立自主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和工作。并制定了许多相应的办法和措施,以指导分公司工会,补充调整职工代表,保证其对公司工会的民主参与和监督。

工会内部的改革,为其增添了活力。他们在公司一些重大事宜上,积极参与与定夺。如公司去年实行的工资制度改革方案等,都是在职工代表积极参与、经反复修改讨论、通过后才公布施行。厂工会还做到:在改革中与老制度平滑接轨,在推行中保证制度的严肃性。公司工会把公司经营运转中的大事、难事,作为工会工作的重点、突破点,动员组织职工通力支持。保证了决策在实施中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企业转变为股份制后,改革了以往的用工制度,劳动纠纷随着改革的深入将会逐渐增多。为此,该公司工会在全公司建立三级劳动纠纷调解网络,聘请6名律师,成立法律顾问小组,并组织全体职工学习劳动合同制有关法律。去年,该公司工会调解各种纠纷17起,化解了矛盾,为企业安定生产做出了贡献。

(柳江河)

位退休工人生活待遇提高

建国前参加工作的事业单

日前,你在贵报答复企业退休工人生活待遇有所提高,那么事业单位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工人生活待遇标准是多少?西安亦文亦文读者:

省人事厅、省财政厅新近下发的陕人险[1993]149号文件规定,从1993年6月1日起,对机关、事业单位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退休老工人生活待遇进行了提高。

提高的项目和标准为:生活费补贴,每人每月增加30元;交通费,每人每月20元;护理费,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工人和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且年满70周岁老工人的护理费,按八类地区现行四级工资标准每人每月67元执行。

百事通

得脏病,并不一定

“一提起性病,人们就会把它和肮脏、下流、不检点联系在一起,沉重的精神压力往往影响了性病患者的治疗效果。”西安杂症医院(原尖山区三桥医院)泌尿科主任医师刘学典介绍说,一位姓程的病人到南方出差,不慎染上了淋病性尿道炎,他是个“马大哈”,又把病传染给了妻子和女儿。妻子恨他,女儿的哭声刺激着他,他当时真想死去。后来刘大夫那儿治疗,用药10天就痊愈了,妻子和女儿更快。刘大夫说:“性病是脏病,可大多数人都是无意中染上的,说他们脏,冤枉啊!”刘大夫高尚的医德和精湛的医术使他成了患者的亲密朋友,都把内心的秘密告诉他。他所在医院的地址是:三桥南街264号,从五路口乘301路公交车,终点下往西50米即到。

爱心总是热的

——记为残疾人服务40余年的省假肢工厂

残疾人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做这样不幸和贫困的人我深有24万,他们在生活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着。然而人们没有忘记他们,省假肢工厂的领导者和职工就是一个热心的群体。

省假肢工厂成立于1951年,有职工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肢厂的门前,不吃不喝,她完全绝望了,单等生命的句号划到200名。40余年来,他们用自己的心血和智慧研制出150个假肢产品,用自己的责任和辛苦组织成一个招得、饮食、医疗、康复、接送的工作链。周至县东李村有一王姓人家,老头老伴儿,儿子呆傻,老头瘫瘫在床,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全部压在61岁的王氏老太太头上。祸专找不幸的人。一天,上山挖土豆,不幸山体滑坡,一块石头巧巧地砸在老太太的左腿上,随着截肢,一家人的生活失去了着落。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老太太的娘家给她东拼西凑了100元,让她来西安做个假腿。花10元路费,老人来到假肢厂,但钱不够,做一个最便宜的假腿也需220元。老人不声不响地坐在假